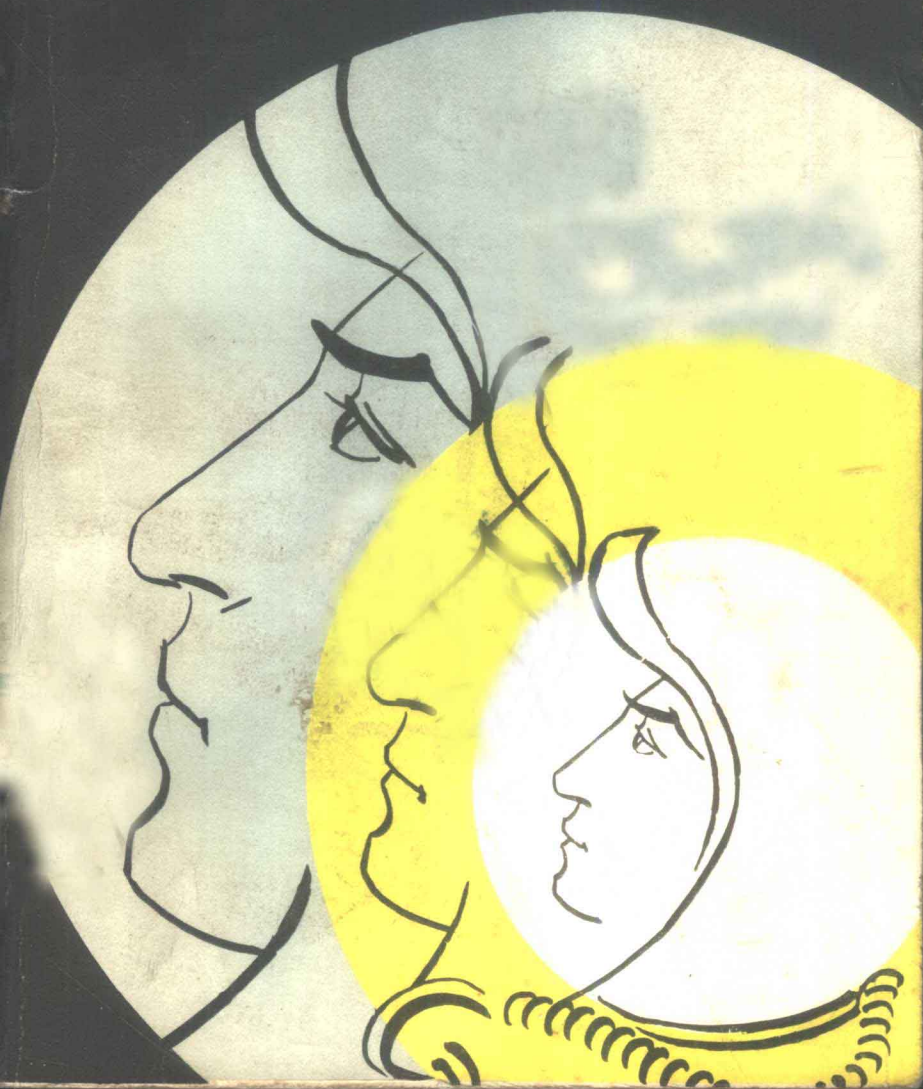


飞向半人马星座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飞向半人马星座

〔美〕范·沃格特 著 谢章涛 译

飞向半人马星座

〔美〕范·沃格特著

谢章涛译

责任编辑：白 丁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岳阳地区印刷厂印刷

*

198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55,000印张：7.875 印数：1—1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64 定价：0.61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是当代享有盛誉的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范·沃格特的中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集。所收十篇，都是从作者大量中短篇中精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。这些作品题材新颖，构思巧妙，想象丰富多彩，情节怪异曲折，既能给人以艺术享受，又能使人在掩卷遐思之余，得到智慧的启迪。

作者全名为阿尔弗雷德·爱·范·沃格特，一九一二年生于加拿大，但长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。他创作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中短篇科学幻想小说，绝大部分都是受到世界读者欢迎的畅销书。

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

目 录

飞向半人马星座	(1)
怪物	(33)
蛰伏	(60)
魔村	(82)
一罐油漆	(100)
严阵以待	(118)
统治者	(121)
书信集	(149)
声音	(158)
寻找	(194)

飞向半人马星座

我突然惊醒过来，问自己：“朗飞怎样才能经受住这个事件的打击呢？”

我的身体一定移动过了，因为我痛苦地感到眼前又是一团漆黑。我没有办法去弄清这种令人痛苦的昏沉状态到底经历了多少时间。当我的神志终于完全清醒过来后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宇宙飞船的发动机在推动飞船前进。

这次，我慢慢地恢复了知觉和意识，把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不动的状态。沉睡多年的重压深深地影响着我。我决定不打折扣地执行潘汉制定的规章。

我不愿再一次失去知觉。

我平躺在座椅上思考。我真傻，还在为吉姆·朗飞担心。他在五十年内决不会脱离这种生命运动暂时停止的状态。

我开始注意装在舱顶上的那座发亮的钟。时针刚才指着二十三点十二分，现在是二十三点二十二分。潘汉规定的从静止状态过渡到行动状态的十分钟时间已经过去了。

我的手轻轻地伸向座椅的边沿。我按了一下电钮，咔嗒一声，一阵轻轻的嗡嗡声便响起来了。自动按摩器开始按摩我赤裸的身体。

机器首先按摩我的手臂，然后它转到腿部，接下去是身体的其它部份。它一面按摩，一面在我干燥的皮肤上涂上一层薄薄的油脂。

有好多次，我感到了生命重新进入肉体时引起的痛苦，几乎喊叫起来。但是过了一小时，我已经能够坐起来抽烟了。

对这个简朴而熟悉的小房间，我只注视了一会儿，接着我就站起来。

这个动作一定太猛了，我踉跄了一下，几乎摔倒，急忙用手拉住座椅的金属架，口中不禁冒出一股颜色淡淡的胃液来。

呕吐过后，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，不顾身体的衰弱无力，走去把门打开，跨入通向控制舱的狭窄的走廊。

我在走廊中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。那是因为突然产生了猛烈的痉挛，只好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我感到无法克服这突如其来的抽搐，就把身体靠在仪表盘上。

我看了一眼时钟，上面指着五十三年七个月二星期零天零小时二十七分钟。

“五十三年啦！”我迷迷糊糊地自言自语道。

在地球上，我的那些老朋友、老同学、在发射前夕的晚会上拥抱过我的那位姑娘，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死了或者正在走向死亡。

我非常清楚地记得这位姑娘的面貌。她漂亮、热情。我们过去根本不认识。她大笑着，一面把红唇送到我嘴边，一面高声说道：

“丑八怪也有权利和我接吻。”

现在，她一定象祖母那样老了或者已经进了坟墓。

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。我用手背把它们擦去，然后着手加热一只盒子中的浓缩汤。等一会儿我就用它作第一顿饭。

我的烦恼心情逐渐消失了。

我沮丧地想道，已经过去五十三年七个半月了，这差不多超出原计划四年。在服用我下次应该吃的长寿药水以前，我需要对我药量作一个小小的计算。一般认为，十三克的剂量可以将我的生命延长整整五十年。明显地，药品的效力比潘汉在做最初几次试验（试验用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）时要大得多。

我皱起眉头，紧张地想着一些问题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我刚才在做什么。从我嘴中爆发出一串笑声。它象一阵枪声那样打破了沉静的空气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可是这一来，却使我的精神放松了。我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！这损失了的四年时间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不过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滴水而已。

我还活着而且很年轻。我们征服了时间和空间。宇宙是属于人类的。

我现在吃“晚饭”，有意识地咽下每一匙汤。这顿饭用去半个小时。于是我恢复了力量，离开了控制舱。

这一次，我在观察荧光屏前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没用多少时间我就辨认出我们的太阳来。它在后视荧光屏上靠近中心的地方出现，是很亮的一颗星。

要把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找出来比较困难一点。最后我

终于把它找到了。这是在布满星斗的黑暗天空正中的一个发亮光点。我没有浪费时间去试图把太阳到阿尔法星之间的距离测算出来。这二颗星看来都在它们的准确位置上。在这五十四年中，我们飞过的路程是地球和离它最近的星系之间距离的十分之一：四个光年又四个光月的距离……

我心满意足地走到星际飞船供驾驶员居住的生活舱。我对自己说：一个接一个地去探望，先从潘汉开始。

我打开他住的房间的密封舱门。一股腐臭味钻入我的鼻孔。

我心中一阵作呕，打了一个嗝，迅速地把舱门关上。我站在门外，从头到脚一阵哆嗦，竟在狭窄的通道中发起呆来。

一分钟后，我才醒悟过来：潘汉已经死了。

我已经记不大清楚那时我干了些什么。我向前冲去。我跑到朗飞的舱房前，打开门，以后又打开勃莱克舱房的门，我嗅到他们房中的洁净空气，又看到他们静悄悄地躺着，这才使我头脑清醒了一些。

我心头充满了悲伤。可怜的潘汉是个勇敢正直的人。他发明了长寿药，这才使星际飞行成为可能。现在他死了，他发明的药品对他自己毫无作用。

他过去是怎么说的呢：“我们中途死去的危险是很小的。在使用第一份剂量时，会有百分之十的死亡因素。假如我们的机体能经受住第一次用药后的冲击，那么以后服用药品，都不会有危险。”

死亡因素一定超过百分之十。第一次服药使我多睡了四

年就说明了这点……

我走到储藏室去拿我的密封宇宙服和一块帆布。虽然用了这些工具，处理尸体的工作还是使我毛骨悚然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死者服用的药对尸体起了防腐作用。但当我把它扶起来时，尸首却碎成粉末。我终于把尸骨包在帆布中，把它拿到过渡舱里，全部倒出飞船，撒在空间。

现在我的时间很紧。我清醒的阶段是很短促的。这是强话实行的。大家都呼吸我们称为“氧气流”的空气，可是禁止我们吸用主要储藏库的空气。放在我们各个舱房中的化学药品，在星际飞船的飞行岁月中，慢慢地把这些吸用过的“氧气流”过滤干净，使宇航员再次醒来后，可以重新吸用。

在设计飞船时，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，我们忽略了某个探险队队员会死去这种重要而意料不到的因素。当我脱去宇宙服时，我察觉到空气已经有点不同了。

我首先去开无线电发射器。原先计算好的发射范围是半光年，现在已经接近这个界限了。

我匆忙地但又细心地写了一个报告，把它录了音，再把发射器调整到播送一百次录音的地方，最后把开关打开。

五个多月以后，这个消息将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，轰动地球的每个角落。我把这份报告的底稿夹在飞行日志中，还附上一个给朗飞的便条。这是对潘汉的一个简短的悼词。这次吊唁虽然出自我对潘汉的哀挽之情，但也含有安慰朗飞的意思。他们俩原为好友。朗飞是一个富有才华的工程师，是星际飞船的建造师，而潘汉却是一个伟大的化学家。他发明的长寿药，使得人类能在太空中作这一次神奇的飞行。

我有这种想法，在星际飞船以令人晕眩的速度飞行途中，他需要读我这份悼词。从兼爱这两位朋友的心情出发，我是可以做出这个小小的努力的。

当我做完这些事以后，我迅速地检查了铮亮的发动机，记录了仪表盘上的数字，然后我称了三十五克重的长寿药。根据我的计算，这是飞行一百五十年所需要的剂量。

在进入梦乡前，我迟迟睡不着，长时间地想着朗飞，想到他将要遭受那个可怕的打击。朗飞是个古怪而又敏感的人。他醒来以后，获知这个噩耗，自然会感到震惊。

这种想法给我带来了不愉快的感觉。

当我在黑暗中将要睡着时，我的脑海中还是充满着不安。

我差不多马上又睁开两眼。这种药，难道它没有起作用！？我感到双腿的关节僵硬，这才使我明白了真相。我躺着一动也不动，注视着头上的仪表。这一次，那套规定的动作比较容易接受了。

我的眼光停留在过道的时钟面上。

时钟显示出二百零一年一个月三星期五天七小时又八分钟。

我喝下一盆汤，然后兴奋地跑去打开飞行日志。

当我看见勃莱克的熟悉的笔迹以及朗飞在前面几页写的字时，我心中产生的激动情绪，简直是无法描写的。我读着朗飞写的东西，困扰心情慢慢地消失了。这是一篇报告，没有别的。其中有重力变化的记录数字，飞行距离精确的计算，发动机运行情况的详细记录，最后是在七种因素并存的

条件下，对飞行速度变化的估计。

他的计算工作精确得令人赞叹。这也是一篇第一流的科学分析报告。但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潘汉，对我以前记下来的事情和这期间的情况一句话也不讲。

朗飞一定醒过，可是他的那篇报告可能是由机器人代写的。

我感到这样很不正常。

当我开始阅读勃莱克的记录时，我确信他也有同样的反应。

比尔：你读过这页后，把它撕去！

糟糕透了！最坏的情况出现了！命运女神给我们的打击再也不会有比这次还可怕的了。我接受不了潘汉已经死去这种想法。他是多好的人！多宝贵的朋友！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清楚，我们的风险很大。他比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更明白这一点。因此，我们只能这样说：安息吧！老友。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可是朗飞的情况更严重。当我们猜想朗飞初次醒来后会有什么反应时，我们是相当为他担心的。这还不包括潘汉的死讯会给他带去多么残酷的打击这一点。我认为这种担心已得到证实。

你和我早都知道，朗飞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人。你很难找到一个象他那样将人材、豪富、智慧这三者集于一身的人。他的最大缺点是从不为自己的前途操心。他光彩夺目的人品引人注意。不论他到

什么地方，在他身旁总是挤满了十分崇拜他的女人和奉承他的人，这使他除了享受眼前的声誉之外，没有时间注意其它的东西。

可是生活中的现实却象晴天霹雳一样降落到他的头上。他和自己的三个离婚的妻子告别，根本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永远的诀别。在我看来，这三个女人与他藕断丝连，不象完全离了婚。

那天晚上的话别，回忆起来足以使任何人坠入迷茫的梦境。睡了几百年之后醒来，才知道自己梦见的人都已逝去，成为蛆虫的食粮，这是多么……

（我是有意使用这些强烈的字眼的，因为人的思想，总是要大家从极不相关的角度去看待事物，而不管这会受到多大的非难和谴责。）

我个人过去期望潘汉会给朗飞以深刻影响。我们了解他们俩。潘汉不是不知道他对后者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。必须找到什么东西来代替这种影响。比尔，在日常工作中，尽量为此动动脑筋吧。五百年后，我们还得和这个人共同生活呢。

你把这页撕掉，其它几张纸上都是些常见的问题。

南 特

我把信放在销毁器中烧掉，然后去察看睡着的两个人。他们一动也不动的姿势就象殒殁时的死人一样。最后我回到了控制舱。

从观察荧光屏上，我看到一轮明亮的太阳，好象镶嵌在黑丝绒上的一颗宝石。它光彩夺目。半人马星座的阿尔法星是最明亮的星。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的A、B、C三个太阳和红矮星系的太阳分辨清楚，但是它们混合在一起所发出的亮光，看起来是很强烈的。

，我兴奋极了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我们飞行的光荣意义。我们是飞向半人马星座的第一批人，是首先有胆量飞向星星世界的第一批人。

我越来越感到惊讶，因此即使在我怀念地球时，也无法减弱我的惊讶心情。我想到自发射以来，已经有七代，甚至八代的子孙生下来了。那位姑娘和她的朱唇给我留下了甜蜜的回忆。现在我对她的想念已经变成了对她的后代们的猜想——不知这些人是否还记得他们的高高高祖母的姓名。

这样的想法，就其广度来说，对于感情的表达是过于沉重、难于负担的。

我完成了规定做的动作以后，吃下第三剂药，然后睡下。直到进入梦乡，我还没有想出一个稳定朗飞情绪的计划。

当我醒过来时，警铃正在响着。

我躺着没有立刻起来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。假如我身体动一动，我就会失去知觉。想到这里，我的精神很痛苦。但我明白，不管发生了多大的危险，要想最快地起来，只有严格地执行飞行规则上定下的每一个细小的指示，连一秒钟也不马虎。

不管怎样，我把这些都照章做了。这时，铃声大作。但是我躺在座椅上，仍然不动，直到我必需起身的时候为止。控制舱中，声音喧闹得很厉害。我一直穿过去没有理会它。我花了半个小时去喝羹汤。我相信这阵声音再闹下去，最终会把勃莱克和朗飞吵醒。

后来，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好转，能够应付紧急情况了。我感到自己呼吸急促，就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坐到驾驶座上，把警铃关掉，开亮了观察屏。

我在飞船后面看到了一片火光。一股粗大的白色火焰，几乎遮盖住小半个天空。我脑中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：在这部份宇宙空间，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太阳。我们一定到了离它只有百万英里的地方。

我手忙脚乱地操纵着提升杆。一瞬间，我盯着仪表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我看见那些指针铮铮作响，在表盘面上左右晃动。

七英里？飞船和它相距只七英里。人的头脑真是一种怪东西。不多一会儿之前，我认为我们遇上了一个不规则体的太阳。我除了看见一团炽亮的物体外，什么东西都看不见。现在，我看出这个飞行体是由固体物质组成的，它的线条清晰地显现出来。

我吓得跳了起来，因为……

这是一艘星际飞船。这艘巨大的飞船有一英里长。我跌坐在座椅上，被目睹的景象吓得魂飞魄散。我努力集中思想，推测它所遇到的不幸。说它是一艘飞船，这是就它的过去而言，现在它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没有一个生物能在上面活着，

唯一的希望是飞船上的人员能乘上救生气船逃出来。

我疯狂地用双眼在天空中搜寻，希望看到一丝光线，一缕金属片的反光或任何表明逃出来的人存在的迹象。

可是，除去漆黑的天空、星辰和这团火球，什么迹象都没有。

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看到这个漂流在太空的物体似乎向后退去，离远了。它强大的推进力本来能把速度提高，与我们并肩飞行，但由于船身燃烧的火焰产生了很大的阻力，它的速度减弱下来。我开始拍下几张它的照片。我认为出现了这件事情后，我可以使用备用氧气了。

火球远去了。这颗过去是鱼雷形状的宇宙飞船，现在变成一颗新星了。它的颜色也改变了。它的白色光焰的强度减弱了。它很快就成为黑暗天空中一个暗红色的物体。我看到它的最后形状是一个发出暗光的长方体。从侧面看过去，是樱桃色的一块星云。它又象夜间远处燃烧的火焰在天空中映照出来的红光。

这期间，我已经完成各种必需的操作。我把警报系统的闸门打开后，无可奈何地回到自己的座椅上，脑中思绪万千。

当我躺着等候最后一剂药的药力发作时，脑中还在思考着。在半人马星座体系中，若干行星上一定住有人类。假如我的计算是正确的话，我们离阿尔法星只有一点六光年的距离了。这个星离我们比红矮星近些。

我可以肯定，在宇宙间，至少还存在一个智力高度发达的种族。我们将会看到一些奇迹，它们甚至在我们最荒诞的

幻想中也没有出现过。一想到这种前景，我就激动得浑身颤抖。

这仅仅是最后，当我睡意朦胧时，我才突然发觉我已经完全忘记朗飞的事了。

我对此毫不感到不安。当朗飞将来面对地球之外复杂的文明世界时，他一定会找到独特的应付方法并且活跃地生活下去。

这样我们的麻烦也就没有了。

我的一百五十年长的又一次睡眠，并没有使我非常兴奋的心情稍稍平静一点。当我醒来时，我想到，漫长的黑夜，不可想象的飞行……这一切都要结束了。我们都会醒来，大家又见面，并将亲眼看到统治那个星球的文明世界，看到半人马星座的那些巨大的太阳。

当我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时，我脑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“感觉”。这一次，我觉得时间过得很慢。然而……我回到清醒状态一共有三次，每一次延续的时间相当于一个白天。

老实说，我看到勃莱克、朗飞以及潘汉的时间只有一天半。从那女郎的两片红唇轻轻地印在我的嘴上，把我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的最甜蜜的吻给我那个时刻以来，我清醒着的时间只有三十六小时。

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：几百年的时光一秒接一秒地流逝了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恐惧而空虚的思想：我在漫长深沉的黑夜中，在深不可测的深渊下游荡？

人的头脑难道这样容易上当？